

中

論

目 錄

刻徐幹中論序(杜思).....	一	智行.....	二一
徐幹中論序.....	一	爵祿.....	二三
曾鞏叙錄.....	四	卷下.....	
陸友記.....	五	考偽.....	二六
徐幹中論目錄.....	五	謹交.....	二九
卷上.....		曆數.....	三二
治學.....	六	天壽.....	三四
法象.....	八	務本.....	三七
脩本.....	九	審大臣.....	三八
虛道.....	一一	慎所從.....	四一
貴驗.....	一四	亡國.....	四三
貴言.....	一六	賞罰.....	四六
藝紀.....	一八	民數.....	四七
藏辯.....	二〇	書新刻中論後(都穆).....	四九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純學之後。程學未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罕有矣。編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三篇。序而傳之。何哉。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海內俗儒驚於曲說。黨權營利。求其究觀道妙而不汙於世者。蓋寡矣。偉長獨能怡然體道。不耽榮祿。遠迹濁世。而玄就顯晦之節。續然不汙。曾氏讀其書而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則訂書。悉補梓。竣事。兵憲懷庭泰云。謂曰。青郡文獻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始盡傳。若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後。屢稱焉。文心雕龍。龍虎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曾子固所取也。蓋壽諸梓。以廣其傳。余曰。唯。謹識之。而刻于郡之資深堂。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書。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况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滅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播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敎不再告。未志平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疾一作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群。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取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暨晷。晷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

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微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踴躍。連武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况吾徒哉。有議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病沉篤。不堪

王事。清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實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遵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

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屬疾。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驚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益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忤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

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逖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

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
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諡有序。而無名
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
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
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
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
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已
酉。平原陸友仁父記。

徐幹中論目錄

卷上

治學

法象

脩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默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僞

謹交

曆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目錄終

徐幹中論卷之上

四明薛晨子熙校正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敎官。掌敎國子。敎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敎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敎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敎備而人道畢矣。學猶師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琴瑟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敎。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

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謀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

日月之行。終身疊疊。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

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罷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

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入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簫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悅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

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纆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倉卒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嚴。

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長。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碑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邵造逆於相詬。于公生弑於嘗菹。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驩。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嬖。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勿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自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

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而興國。卻鞮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蓬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矩。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綸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譽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魯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驕。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瞞。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庸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其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其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

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

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料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就禁我哉。乘扁丹而濟者。其身也安。釋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垂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升。終乎鉛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

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惑而不能自知者。含有而思無也。含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置煩也。不要而遵。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

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速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

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債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顯顯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頌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

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

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錯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閭門南旁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

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警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尼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

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毀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貴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

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箕子，商魯之民不稱涕慕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梁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華，怨已之謂通。

通也。知所悔，聖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遷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屨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